

## 內容簡介

二〇一一年，《叛逆柏林》一書出版。這兩年來，陳思宏數次在柏林巧遇讀者，因為他的文字讓他們決定來體驗叛逆。

這些讀者有在機場巴士遇見的女孩、地鐵月台的幾位背包客、歌劇院門口一位女士的致意。最奇特的地方是餐廳男廁，他們用手機自拍合照，背後有人正在小解。

書寫者以文字召集，讀者以不同的方式回應，各自反骨。閱讀與勇氣摩擦生熱，不同的讀者毅然決定離開被指派的人生，來柏林，尋找自由。

當陳思宏正在猶豫要不要繼續書寫柏林時，他再度在柏林的日本餐廳裡巧遇一年前在嘉年華會初遇的讀者。一年前，他軀體緊繃，笑容微弱。此刻，他留了一臉鬍子，肩膀鬆弛，眼神自信。他說，馬上要回台灣了，想不到又相遇。陳思宏當下感受到他的故事能量，回家的路，勇氣導航。那晚，他決定，叛逆未完，書寫繼續。文學不是好萊塢，續集不是為了吸金，而是持續探索，注視劇變。

這次的書寫，將以訪談者的身分，挖掘各領域的故事。「叛逆」依然是書寫關鍵，不寫光鮮亮麗、淺白政宣、貴婦士紳、觀光指南，驅動文字的，是小人物的生存掙扎。寫真實的平凡柏林人故事，不浮誇不吹捧。希望能把城市各角落的人文地景，與人物的故事緊密結合，以來自臺灣的書寫者角度出發，剖開表面，勇敢地探看社會底層，檢視他城，思考島嶼。

不管你在哪裡，不一定要來柏林，但請接受陳思宏的文字邀約，啟程，一起叛逆吧。

## 本書特色

★一本城市文學誌，讓拜訪柏林的旅者，能透過本書找到一般觀光指南所無法帶領的私房場域。

★以充滿人文關懷的散文體裁，帶領讀者體驗這座城市的叛逆精神。

## 序

### 自序

#### 叛逆不孤單

為何繼續？

2011年12月，《叛逆柏林》出版之後，我在柏林多次巧遇台灣來的讀者。

第一次遇見讀者，是柏林文化嘉年華，一個大男孩跑來問我：「請問你是陳思宏嗎？」他讀了我的書，就來了。我們在嘉年華裡合照，男孩說他剛剛到柏林，想不到，就遇見我了。

機場巴士，一位女孩從背包拿出《叛逆柏林》，公車搖晃，我在書頁上簽下潦草。

地鐵月台，幾位背包客拍拍我的肩膀，從背包底層挖出翻爛的《叛逆柏林》。他們拿著我的書去找廢墟，正準備出發去拜訪集中營。

歌劇院門口，一位上年紀的女士對我微笑，中場休息，她前來致意：「怕打擾你，但還是想跟你說，讀你的書很愉快」。

最奇怪的地方是餐廳男廁，靦腆的男孩問：「請問，我可以跟你合照嗎？我喜歡你的書。」我們用手機自拍合照，背後有人正在小解。

有許多讀者寫信來，一位讀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：「謝謝你的書寫。我嫁來柏林一年了，一直不太敢出門。讀完你的書，我決定也出門找我的叛逆。」

書寫者以文字召集，讀者以不同的方式回應，各自反骨。雖然這樣的叛逆不是暢銷壯大臉書五萬人按讚，但對我來說，這一點都不冷清。

原來，我不孤單。

兩年過去了，柏林還依然叛逆嗎？

這兩年來，柏林面臨了許多變化。柏林的勁道不是金融或工業，而是繽紛頑強的文化實力，主流沒有全面勝利，非主流總能找到土壤生長，枝葉茂盛。但是這兩年來，都更海嘯造訪，紳士化擴張，房價房租飛漲，城市表皮開始改

變，新建的高級公寓迅速售罄。皺皮可以拉提，刺青可以雷射，但外表下的皮肉骨骼血液精神靈魂呢？柏林圍牆是否成了遙遠模糊的過往煙塵？戰爭的傷痕是否只停留在教科書裡？納粹的幽魂已經消逝了嗎？作家藝術家還有力氣造反嗎？偏見呢？歧視呢？平民百姓如何面對歷史創傷？是否，叛逆已成前塵，此刻修文偃武，昇平無妖虐，塗鴉被洗去，多元族裔皆安撫，歌舞資本，抗爭休止？

還好，還好，叛逆依然繼續，叛逆未完。

這本書承接《叛逆柏林》，我不寫光鮮亮麗、淺白政宣、貴婦士紳、觀光指南、美食購物，驅動文字的，是小人物的生存掙扎與歷史地景。我寫歷史、生死、教育、族裔、性別、藝術，持續關注城市歷史污垢與邊緣地帶，邀請人道入文字。觀光書裡從來不缺光潔亮麗的柏林圖片，但真正激發我興趣的，是所謂底層的、骯髒的、低下的、邊緣的。貼著地生活的人，奮力匍匐，雙臂與地面摩擦出強大的故事火花。最平凡的，其實，往往最多情。

是的，底層很多情，無需華麗修飾，於是少了官腔虛偽，話語裡多了粗礫真摯。我聆聽，寫下這些感動我的故事。這本書裡的每個叛逆故事，都渴求、珍惜自由，並且，充滿了愛。

這本書，寫給叛逆的讀者。特別是在文化嘉年華裡跟我打招呼的男孩，當我正在猶豫要不要繼續以書的規模書寫柏林時，我再度在柏林的日本餐廳裡巧遇他。當時，我和三位台灣朋友聚餐，服務生忽然送上四瓶我們根本沒點的啤酒，說是隔壁桌送的。

我們從沒被陌生人請喝酒，完全不知如何反應，沒起身去致意感謝，不敢回頭看隔壁桌，竟然就只是尷尬地喝免費啤酒。隔壁桌起身過來致意，原來，是嘉年華裡的那個男孩，臉上多了大鬍子。我用視線撥開鬍子，認出那和善的眼神。

一年多前，我在那雙眼睛裡看到了些許恐懼與遲疑，再度相遇，他多了自信與從容。我沒多問，但我猜想，他在柏林實踐了叛逆。

在三百萬人口的柏林市，我們巧遇了兩次。  
啤酒喝光光，我當時在心裡下了決定。繼續吧。

因為叛逆可延續，書寫有回音，我真的不孤單。  
我們在柏林，跟城市一起，繼續叛逆。

不管你在哪裡，不一定要來柏林，但請接受我的文字邀約，啟程，一起叛逆吧。